

無影劍與變形刀

秋
元
迹
／
著



内 容 提 要

“无影剑”与“变形刀”系武林珍宝，得刀可称霸一方，得剑可成为至尊，两件皆得便可独霸武林。“八紘教”主鱼雁容勾结“铁龙帮”主展大化，不惜一切寻夺二宝，并设下血洗武林的阴谋；武林正道为伸张正义，避免浩劫，为铲除邪教恶帮，弘扬武林精神，亦要得此二宝。于是正邪两门、黑白二道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纷纭、险象环生的争斗。

武林新秀“经天纬地”萧余刃、“一刀千幻”卢纯青和“半天血花”曾思豆、“千山一风”江浪萍、“龙腾八荒”高建瓴、“铁掌惊雷”陶应机等与鱼雁容、展大化、花羞月等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大较量。

这场大较量故事起伏跌宕，曲折离奇，人物繁多，各有特色。打斗别开生面、出神入化，奇胆斗奇艺，异人展异功，有“气化双鹤”、“人变异兽”、“一人双影”、“剥骨抽髓”、“驱豹成阵”、“额头结豆”、“怪蛇成龙”、“旱地行舟”等奇特情节；有少年之爱、丽女之情，几相交差、千头百结；有血雨腥风中的搏斗，有星光月色下的恋情，有绝境倾危中的真诚，有美丽面纱后的险诈。全书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场殊死搏斗。

目 录

第一章	棺中死斗	气化双鹤	[1]
第二章	索债留患	尸焚骨飞	[20]
第三章	男婚女嫁	祸降灾来	[39]
第四章	山阴道上	血案重重	[59]
第五章	游刃有余	初试锋芒	[82]
第六章	变形无影	炉火纯青	[101]
第七章	神恍意失	风清月白	[120]
第八章	一路奇遇	丽女侠胆	[140]
第九章	太仓一粟	千山一凤	[159]
第十章	知歧不返	初探精舍	[180]
第十一章	语动右使	言激教主	[199]
第十二章	貌似鱼雁	心如蝎蛇	[220]
第十三章	刻石留言	灵猴偷剑	[240]
第十四章	淫妇行恶	剥骨抽髓	[260]
第十五章	寻死遇奇	人变异兽	[279]

第十六章	人兽共阵	姊妹组情	〔299〕
第十七章	情系一心	人兽两途	〔324〕
第十八章	云崖绝命	宝刀惊魂	〔343〕
第十九章	苦斗探秘	穷追失节	〔363〕
第二十章	灵魂之斗	情爱之争	〔383〕
第二十一章	就计中计	破计生计	〔404〕
第二十二章	雪山红豆	床底脚印	〔425〕
第二十三章	绝代秘功	稀世婚约	〔445〕
第二十四章	因爱毁盟	脱皮还形	〔466〕
第二十五章	蛇窟寻路	石屋认亲	〔486〕
第二十六章	二形合一	情各有份	〔506〕
第二十七章	亭中二怪	湖上四恶	〔526〕
第二十八章	云扰长天	智辨真伪	〔546〕
第二十九章	认母认妹	血炼血龙	〔566〕
第三十章	水上怡情	旱地行舟	〔587〕
第三十一章	情是何物	何物是情	〔607〕
第三十二章	荒岛历奇	雪融冰释	〔626〕
第三十三章	百日洞中	三元楼上	〔646〕
第三十四章	万花居迷	谷中兰醒	〔667〕
第三十五章	铁龙帮毁	变形刀废	〔687〕
第三十六章	八絃教灭	无影剑出	〔710〕

棺中死斗 气化双鹤

挺立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的峨嵋山，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并称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自东汉以来，便在峨嵋山修庙建殿，刻石铸象，终年梵声经语，香火氤氲。又不断修葺增建，古刹增辉，新宇竞秀，不仅是佛学名山，也是游览胜地，还是武林会萃的地方。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在山麓建起了会宗堂（后改为报国寺），有弥勒殿、大雄殿、七佛殿、藏经楼等，从前至后，逐级升高。建筑宏伟，气势轩昂，佛象罗列，金灿夺目，这一入山的门户的建成，使峨嵋山更加令人向往。落成大典，持续了七七四十九日，天下名僧佛祖，武林高手，医界泰斗，棋坛牛耳，连袂而来，名流云集。一时间，佛事、武事、医事、棋事，接连相演，令人眼界大开。佛事、医事、棋事，高人皆出，施展学识技艺，唯武事有所不同，虽也演出刀光剑影，奇招名式，却都是三四流的身手，那些内外兼修，身怀绝学的武林名士，都袖手一旁，深藏不露。于是，人们猜

测，特盛典之后，峨嵋山上将会有高人较武，有的拭目以待，有的私下打听，有的好奇翘首企盼，有的好学想一开眼界。

果然，有人打听到五月十六日，有高手将在金顶之上，决以高低，分出雌雄，了却数十年来的心愿。至于双方高手姓什名谁，属何门派，如何较量，却一无所知，这又增加了这场较武的吸引力。

庆典一过，各返其乡，山上山下愈发显得清幽标秀，梵宇琳宫也愈发神秘。只有一些武林中人，客寓在峨嵋县城中，等待五月十六日的到来。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五月十六日凌晨，远天刚刚露出些许亮色，便见金顶之上的“睹光台”的两块巨石上坐着一白一黑两位老叟。白者，白发白眉白须，白衫白裤白履；黑者，黑发黑眉黑须，黑衫黑裤黑履。二石相距不过数丈，却有两股淡淡的黑白之气隔在其间，自然是二叟所发，可见他们的功夫已到化境。金顶是峨嵋主峰，高达千丈。有座普光殿，旁有卧云庵，庵左便是这“睹光台”。在此台之上，可观日出，可览云海，还可看那佛光升腾。这台，其实是座凌空危崖，台前为万仞峭壁，当地人称为“舍身岩”，站在岩头，极目望去，数百里外，大小雪山，尽收眼底，为登金顶者驻足最久之处。

曙色乍开，晨雾初起，数峰空蒙，万谷幽然。两位老叟，如同石雕，一动不动，双目紧合，两手捧于丹田之处，老半天才有一呼。

白叟双唇不动，却传出了声音：“黑小子，你可看见‘九十九道拐’了吗？”

黑叟双唇亦不动，也传出了清亮之声：“第七十八道拐路旁，有株千年珙桐，花开甚盛，如同展翅欲飞的白鸽，探

到路上来的一枝上，共有一百零七朵花，不知对否？”

白叟神色不动：“你黑小子功力倒比六十年前略有长进。”

“一个甲子，岂能白活。”

“且莫夸口，从金顶到九十九道拐，只不过三十来里，五十里六十里外将如何？”

黑叟的声音有些不信：“你看清音阁，有何景象？”

白叟的声音沉厚：“白龙、青龙二江汇于阁下，合流处有一巨石，色黑有光，状似牛心。石上有拱桥两座，分跨黑白二水，山高谷深，两水飞泻，其声激越，蔚为壮观。”

黑叟发声：“小白脸，倒叫你碰对了。”

“怎么是碰？是我的灵气所感。”

“小白脸，你感到了什么？”

“黑小子，你听！杰然高阁出清音，仿佛仙人下抚琴。试问双桥一倾耳，无情两水激牛心。”

他们在较量之前，已开始在试探对方的内功修为了。这紧闭双目，却要“看”到几十里外的景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小白脸，这六十年来，你准是偷偷来了峨嵋，早把那清音阁看个细切。”

“黑小子胡喷！六十年前的五月十六，你我在苍梧山中华云洞前日月石上刻石相约，定于六十年后的五月十六于峨嵋金顶较功，此前谁也不能涉足峨嵋一步，在下岂是食言的宵小之辈。”

“小白脸休恼，一句玩笑。一会儿有了分晓，不管胜负，总算了却了夙愿。”

二位百岁老叟，因何有此约？他们不是仇家，也不是为本门本派争名夺誉。他们本是一对挚友，曾互出援手，只因

互不服气，一时兴起，语激话赶，立下了此约。

这种较功之约，比刀剑搏杀还甚，败者必死无疑，因此，相约于六十年后较量，对于百岁老人来说，死亦是欣然而归了。因是挚友，此约最后一句便是“败者踏上冥路，胜者大笑三声后，自断心脉，九泉为友。”这就是说，此约一践，双双死去，可谓“残酷”。

两位老叟，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六十年前，当他们还是四十岁时，便是天下武林的无敌之尊，齐称天地二极。“小白脸”被称为“天极”，“黑小子”被称为“地极”。“天极”石柱流，真可谓武林的中流砥柱，“地极”崔枯朽，果有摧枯拉朽的功力，因有此二人，武林平静数年。可是，此约一立，各自避入深山幽洞，苦苦修为，不问武林中事，致使出现了八练教、铁龙帮，两相勾结，欲独霸武林，君临天下。有高士觅访二极，苦苦相劝，盼他们出头，平息武林异端，可二极却一笑了之。高士们不禁怅然喟叹：“重此约而不重武林兴衰，令人莫解，悲乎！”又有人叹道：“一身绝学，从此湮没，惜哉！”二极听了，心中一动。他们虽相隔，却象知道对方的心思一般，各自收了一徒。

“天极”石柱流收了一个骨格清俊的少年，“地极”崔枯朽受老友之托，收了她的孤女。初时，也都悉心相教，小徒的武功也蒸蒸日上。可是后来，他们都住了手，只习旧不教新。徒儿自然不解，却也不问，只等盼时机，相信师父会传给他们绝招霸式，等了一年又一年，一直等到了今日。虽然学下的练得精到，却也只是武林中的三四流身手。一月之前，师父各自对徒儿说明了此约，他们才明白，如果教下了绝学之数稀世之功，怕徒弟履他们的后尘，再来一个什么较功之约。

天地二极较功，吸引武林内外近千人，早早地来到金顶之下，仰望着峰顶。一条石级小路，曲曲折折地通往峰端，路上杳无一人。

“诸位，请借一步。”

众人闻声回头，只见一丰仪白衣少年，面罩寒霜，眼盈泪水，身后八个壮汉，抬着一具雪白的棺材。众人忙让开一步，白衣少年带那八大壮汉，沿石级向山顶走去。这白衣少年便是“天极”之徒程大猷。

人们正在窃窃私语，又见一绝色黑衣少女，亦领着八个壮汉，抬着一具漆黑的棺材，缓缓走来。黑衣少女何湘灵，是“地极”的女徒，她粉面含秋，柳眉紧蹙，带领大汉踏上石级。

前头的有意慢走，后边的有意快行，不一时，一黑一白两具棺材一前一后，相距不过十来级石阶。

金顶巨石之上，“天极”白叟发出的声音有些苍凉：“黑小子，你不想睁开眼看看这秀丽山水吗？”

“何用睁眼，我这点灵气亦感得到。”

略一沉默，黑叟发出的声音有些幽沉：“小白脸，今日你我告别尘世，有何话语留在这名山胜水之间，清风淡气之中？”

“那就是胜你一招。”

“你自信办得到吗？”

“却也不会甚难。六十年前，秋色平分，六十年后，可多占春光一寸。”

“地极”黑叟自然不服气：“小白脸，你可要小心，我的一式‘鹤鸣九皋’，其声可裂人胆，你要早纳晋气，其时一吐，罩住你的猴头，耳不闻，心不惊，胆不裂。”

“天极”白叟並不感谢：“何足挂齿，我的一式‘鹤爪蹬星’可谓绝学，出爪如闪电，利过精钢刃锋，你不可力敌，要避其锐，变招而攻，也就是以守转攻。”

“地极”黑叟发出怪笑：“小白脸，你知道吗？我的‘鹤翥九霄’，何惧你的一爪？况且这从下而上一翥，足以破你百年干气。”

“天极”白叟也发出朗笑：“黑小子，你有‘鹤翥九霄’，可知我有‘鹤影三幻’，会让你扑朔迷离。你可要在意了，那大小两只皆为幻影，唯不大不小者，才是真形。”

哪有这样较功的，先把自己的招式和招式的奇绝之处和如何防备怎样破解，都告知对方了？因为他们六十年前是挚友，今日之后在九泉之下，仍要作挚友。是友，就要关心对方。这样说来，何不取消这一较功之约？他们都是一言九鼎的人，“言必信，行必果”，怎会取消？何况，六十年来无一日不想胜对方一筹。至于胜对方一筹，能够怎样，也只是在自断心脉之前笑上三声罢了。他们固然是智者，这样岂不是愚？是大智若愚，是大智藏愚？还是大智转愚？其实，在这六十年中，已将诸事看破，什么“生益于时，死闻于后”，他们不想活着时为什么人做些好事，也不想死后留下什么名声，这是“看破”还是“陷入”，这一切恐怕他们也想不清爽。他们更没有想到，由于这样“较功而死”，给武林带来严重的后果。

“小黑子，你那‘鹤翥九霄’，可飞起多高？”

“九丈九尺九寸。”

“我那‘鹤幻三影’可达九丈九尺九寸九分九厘。”

高手相较，只在毫厘间，何况是九分九厘！

“小白脸别得意，你那‘鹤爪蹬星’可蹬出多远？”

“一丈一尺一寸。”

“我那‘鹤鸣九皋’翅可扫一丈一尺一寸一分一厘。”

他们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不会有半点虚枉之处。

“天极”白叟声：“这样说来，我长你一招，你胜我一式，又是平分秋色？”

“地极”黑叟声：“只怕办不到。我‘鹤鸣九皋’，声裂人胆，翅生天风，扫你白鹤于百尺之外，呜呼，坠下山谷了！”

“天极”白叟声：“不要得意太早！看我白鹤胥气在身，充耳不闻，急攻中收身一侧，两爪后蹬，这一‘鹤爪蹬星’，先化解你的鹤翅天风，再用双爪蹬黑鹤脯海穴，黑鹤将如何？”那黑鹤的脯海穴也正是黑叟的藏玃穴。

这已经是较功了。低等身手较功，使用刀枪，过招展式，取一力之胜；中等身手较功，较量内外修为，取一技之胜；上等身手较功，施展绝学奇艺，取一功之胜；一等一的灵杰高士，作身外斗，取一境之胜。“天地二极”黑白两叟作鹤斗，是想取化境之胜。观这化境之斗，门外人甚觉无趣，门中人修为差的，只觉新奇神秘，惊诧不已；修为深厚的才会看出斗者的修为境界。

高手较功，动拳脚刀枪的不多，对用内力内功的亦不多，多者是口斗、法斗、境斗。口斗，就是一方说出招式，另一方说出如何化解，就象刚才黑白二叟那样；法斗，是摆一阵式，置一奇物，设一机关，要对方去破解；境斗，就象一会黑白二叟所要展开的那样。

这时，程大猷和何湘灵，不管抬棺壮汉，施展轻功“猴跃”，几个起落，便登上了金顶。程大猷慢步向白叟走去，何湘灵飘向黑叟，都低声唤了声师父，屈膝跪倒。

“天地二极”睁开了双目，精光一闪，面浮笑意，同时开口，亲切地呼唤着爱徒的名字。

何湘灵泪眼盈盈道：“师父，徒儿虽然学未盈，却也有师父传下的剑法，愿替师践约。”

那边，程大猷在恳求：“师父，徒儿之功连半瓶也没有，却也不是点滴皆无，恳请代师较功。”

“天地二极”相视，便看清了对方的心理，“天极”白叟想，如果徒儿能胜上一招半式，死也含笑，总算胜了黑小子；“地极”黑叟想，如果湘灵能占些上风，较功时就是输下一招，两下也就算平。看官，这一代高师，万事通达，却在争一高下上，这样地看不开。

“天极”白叟道：“也好。不过，你们正当青春年少，来日尚长，不象我们两个老头子，死也要死出个高低，你们要点到为止。”

程大猷道：“谨遵师命。”

“地极”黑叟道：“我俩是挚友，你们虽然男女有别，也该是友，行走在江湖上，要互相关照，不论胜负，皆不可记于心头，今日之后，全当没有发生过。”

何湘灵应声道：“是。”

二人同时站起身来。何湘灵粉面一抬，立时星眸流彩，她不相信世上还会有这样丰仪的少年，美目修眉，庭饱满圆，如同玉树临风，神采飘逸。不由得神情一怔，芳心颤颤欲动。脸皮一热，微微低下头来，暗骂自己没出息，可是愈骂心头愈颤。程大猷秀目一扫，便想抽剑，谁知手未能伸出，一股奇异的力量把他的眼神吸住了。这位玄装少女，象一只黑蜻蜓，散着轻灵美秀，明眸黛眉，皓齿丹唇，不由得心泉荡起温热的涟漪，缓缓柔柔地升腾着。

“这时，两伙抬棺大汉，上了金顶，打断了各自那种不由自主的情怀，也把他们从囹圄中解脱出来，各自指挥，放好了棺材，大汉们远远地退开了。

“天极”白叟道：“交手吧，不能过百招。”

“地极”黑叟道：“赶快，莫要等到日出。”他昨日已看过日出，与红日告别，既然告过别，是不可再见的。

程大猷和何湘灵，各自仗剑在手，立马拿桩，互通姓名，道了声得罪，同时发招，剑光疾驰，灵身轻进，人与利剑相合，光同晨雾齐飞，搅起道道寒气，扑面而来，带来阵阵劲风，拂身而过。十几步外，树叶轻摇，宿鸟惊恐逃去，甲虫钻土而藏。

开始，二人都未施出全力，怕伤了对方，却不怕对方伤了自己。何湘灵“玉女投梭”，用了七分的功力；程大猷剑光一掠，接势而进，“顺风扫雷”，八分的力道；何湘灵侧身一闪，反腕刺出，这招“青龙探爪”便是九分的功力了；程大猷提身一跃，顺手递出“半空花开”，竟用了十分之力，何湘灵看得出来，也用了十分气力以“白猿献果”去迎。两剑一交如同雷电，火花一闪，铿然有声，劲风扫起尘土，剑势驱开雾霭。二人同时倒退三步，呆然而立，何湘灵玉腕麻痛，程大猷胳膊一阵酸胀。

“天极”白叟道：“怎么，不分上下？”

“地极”黑叟道：“又是平分秋色？”

“天极”道：“大猷，‘乱堆彩云’！”

“地极”道：“湘灵，‘七星巧度’！”

“天极”道：“快，‘天地分光’！”

“地极”道：“上，‘云锁巫峰’！”

何湘灵和程大猷呆呆地站在那里，利剑在手却刺不出。

黑白二叟这才想起，这几式杀招，未曾传授，他们哪里会施展得出来呀！白叟有些后悔，何不把这两招传他，多传这两招，也不能使身手大进；黑叟暗怪自己没有想到，如果想到徒儿先较功，不要说这两招，就是“凌风抖羽”、“盘马踏青”也该教她。

“天极”白叟道：“大猷，招式不在奇，在快，身快半躯，脚快半步，气快半瞬，剑快半刃！”

“地极”黑叟道：“湘灵，招式不在新，在于巧，巧能生力，巧能生式，巧能生幻，巧能布疑，事半功倍。”

何湘灵与程大猷又斗在一起，虽然都是些通常招式，在他二人施展出来，却是不大相同，有了不同的精、神、气、韵，便就自成一格。何湘灵的轻灵疾迅，程大猷的飘逸力道。二人招来式迎，剑去光来，击刺格洗，抽带提点，崩劈截搅，压撩挂抹，斩扫云圈，按托穿拂，极尽剑法之能事；手眼身步，四法贯通，神意气力，内外合一，避青入红，走化旋翻，二人皆尽己之功力。

“天极”白叟道：“黑小子，你倒也会调教，那女娃象那么回事儿。”

“地极”黑叟道：“承蒙小白脸夸奖，那男孩似乎染上你的一些脾性。”

不知不觉之间，何湘灵与程大猷都暗暗将功力减下，变成有招无着，有势无力。眼睛也不盯着对方的身步，更不看那剑路，却死死地又是热热地盯着对方的面孔，特别是对方的眼睛。“眼为心窗”，“眼有无声之语”，直使两双眼睛之间，拉起条看不见斩不断的线，而这线又从各自的眼中通向了灵台心泉。于是，何湘灵粉面泛红，玉腕留情，程大猷明眸溢彩，俊面呈笑。这哪里是交手，可以说是在交心交意

交情。

“住手！”

“天地二极”同时喝道。

二人俊身一闪，剑已归鞘，相视一眼，走到自己的师父面前，一见师父的脸色，知道是动了气。但是，只当师父嫌他们功力不济，未能取胜，谁知师父说出这般话来：

“天地二极”齐声道：“跪下！”

二人立即跪倒，齐声道：“徒儿无能。”

白叟道：“你们这是较功吗？”

黑叟道：“是在交情吧？”

二人面红如丹，心跳如鹿，极力稳住心神，颤声道：“徒儿不敢。”

白叟斯文道：“剑出皆有语，道尽少年情。”

黑叟也不想让白叟抢了斯文，半说半吟地道：“莫道口无凭，旁观最清明。”

何湘灵虽已成年，久居深山之中，如何遇得少年郎，却是情窦未开。今日初开情窦，被师父窥破，又窘又羞再加急，又无法辩白，只好发誓道：“徒儿功夫不佳，岂有不羞之意。师父在上，湘灵如有那种想法，百日之内，五雷击顶。”话一出口，悔之已晚，知道此一毒誓，失去了意中人。

程大猷虽是男儿，也是窘迫万分，听何湘灵立誓，也道：“师父，徒儿再不济也知这是代师较功，怎么生出儿女情肠。大猷如生那种情肠，百里之内，乱刀分身。”说罢，心里一冷，意中人“昙花一现”便从心上隐去了。

黑白二叟注视他二人良久，又对望一眼，白叟道：“黑小子，我们做错了件事。”黑叟点头道：“追之不及。你们二人起来，我们还有些话要吩咐，这些话，是我们商议过的。”

待何湘灵与程大猷站起身来，黑叟道：“你们看来是一双，却无缘份，有誓出口，不是儿戏。今日我们较功之后，你们办完事，要远离峨嵋，改名换姓，男婚女嫁，过个安份日子，不要卷入武林那门派之争中。能做到吗？”

二人只得点头答应。

白叟道：“你们改名换姓，就把你们名字最后一个字作姓吧。何湘灵，姓凌，凌厉无比的凌；程大猷，姓游，游山玩水的游，至于名字，你们自己随意叫去吧！”

二人齐声道谢：“谢师父赐姓。”赐，本是指皇上所给，他们这样说足见对师之尊，何况他们的师父再也不能……

黑叟道：“一会儿我们较功，你们避在二十丈外，不管如何，谁也不得跨近一步。”

白叟道：“较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同归于尽，一种是一死一伤，伤者笑三声之后，自断心脉，其实也就是一种结果。从此，‘天地二极’便不存在。”

黑叟道：“你们不要悲哀，也不要落泪，一定不要哭，还不要办丧事。”

白叟道：“我二人，皆会死在棺中，你们要速速钉棺，然后让那抬伕抬到金顶脚下，从望山亭左行百步，有一小空场，就停棺那里。”

黑叟道：“那里有些柴薪，不要嫌少，那是我二人将百株大树用内功缩成，足可烧半天。用此柴烧化棺材……”

“啊？”二徒惊叫一声。

白叟道：“不要说别的，人死留尸百年也不会活，留之，何益，不如一炬了然。有一事你们切记，骨灰万不可留，你们用掌风把它吹得四散，一定要散得开。”

何湘灵道：“师父，把骨灰留给徒儿吧，也好年节祭拜。”

程大猷道：“师父，您的骨灰，让徒儿找一幽静清秀之地深深埋了吧，不然徒儿心下不忍，恳求师父恩准。”

黑叟语气严厉：“不行！一定照话去做！”

何湘灵抬起泪眼道：“为什么呀！”

白叟道：“人都死了，留一把灰有何用，不如化作春泥，滋长草木吧！”

程大猷还要说什么，黑叟厉声道：“话不重复，速速退开！我们要较功，快到日出之时了，快退开！”

何湘灵和程大猷只得含泪给师父磕了三个头，起身一荡，再荡，三荡，一东一西，各自荡开二十余丈。

黑白二叟缓缓站起身形，双掌伸出，缓缓收拢，如同拉着什么重物一般。只见那黑白二棺，离地三尺有余，慢慢地移过来。这种功力，令二徒惊诧不已，从没见过师父练这种“内力移物”之法。

二棺缓缓落地，相距十几丈远。二叟精瘦的手一抖，棺盖轰然移开，有一股苦艾的淡香，悠然散出，仿佛那是个极好的所在。

“小白脸，输了可别恨我。”

“黑小子，我笑时，你的魂儿别吓跑了。”

黑叟走向黑棺，白叟走向白棺。

“天极！”

“地极！”

“小白脸！”

“黑小子！”

“地下见！”

“泉台会！”

“我送你！”